



水云深处的歙县

洪振秋

在安徽，有一座美丽的小城叫歙县。这片土地楚汉时期属会稽郡，后归属鄞郡，再后来归属新安郡，北宋末年改名为徽州，到了明清时期成为徽州府治所在地。今天，当地人仍习惯称它为徽州城。这里不仅历史悠久，而且自然风光绝佳。水云深处的歙县，处于“五峰拱秀，六水回澜”之中，登上城中古城墙等高处，可以望见黄山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歙县工作。单位旁边便是那座大名鼎鼎的八脚牌坊——大学士牌坊。上下班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映入眼帘的尽是高高低低、斑驳沧桑的城楼、城墙、古府衙、古牌坊……还有一座座徽商遗留下来的宅院，粉墙黛瓦、富丽堂皇，门楼的砖雕、石雕上，飞禽走兽栩栩如生。随意走进一家恬静的庭院，皆是绿草葳蕤、花香四溢。我在城中转来转去，几天下来不禁生出感叹：歙县城可真小。不过，虽说小，却很精致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小小的县城在时代的浪潮中，一天天地长大变靓，而且有了老城区和新城区之分。老城区熙攘繁华，街巷路面铺设的是青石板，古香古色；新城区高楼林立，房屋簇新，绿树成荫。一条波光粼粼的练江，江上三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古桥——紫阳桥、太平桥、万年桥，成为连接老城区和新城区的纽带。离桥不远处原先有一些工厂，后来都搬走了，变成了黄宾虹公园、紫阳公园、新洲公园。桥下的碧水从青山中流淌而来，与桥和岸边的风光一起，恣意地铺就成一幅山水画卷。县城变化之大，以至于许多在外的游子开车回来时，傍晚时刻到了桥边，见到岸边人家层层叠叠，竟一时时间迷路，不知将向何处。

歙县曾是徽州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城中至今保留着独特的建筑风格，地域文化浓厚。徽州建筑以格调淡雅、自然古朴而闻名天下。历史上的歙县人有着从商的天分，日积月累，徽商形成了气候。渐渐地，这座城成了文化昌盛、商贸云集之地。明清之际，城中遍布盐行、木行、典当行、茶行等商行，有徽墨、歙砚、雕刻、刺绣等商家，铜匠铺、锡匠铺、中药铺、丝绸铺等，比比皆是。

让我时时念叨这座城的地方，当然不止这些。这些年，我常常流连忘返于城内修旧如旧的“徽州府衙”、自然淡雅的“徽州历史博物馆”。徽州府衙曾是南宋的范成大、清代的龚自珍工作生活过的地方。走进这栋建筑，那些诗句和文章仿佛仍在屋内回响。徽州历史博物馆则让人们读懂了这座城的厚重内核。还有即将开放的“家风家训馆”，因工作原因，我多次去住那里。在那里，可以走进徽州人的思想之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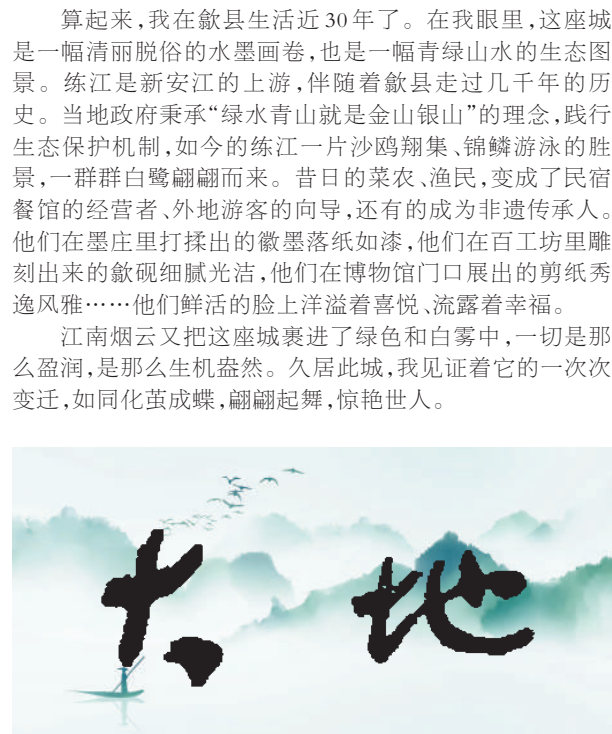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歙县老城区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，原先在老城的单位纷纷外迁。我的工作单位也搬到了新城区。新的地点是在一处山坡上，那里植被极其茂盛，尤其是马尾松之类的植物，从院子一直延伸到院后的山头上。离我单位不远处有一家简朴的裁缝店，里面的缝纫机和摆设一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模样。我知道，这也是从老城搬迁出来的小店。店门口有几棵高大的树。树下，一道青砖砌筑、约半人高的墙，将这几棵树围了起来。原来，这棵树叫鹤掌枫，是国家二级重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。熙熙攘攘的路边，这几棵被围起来的珍贵的树木，无疑让人眼前一亮。裁缝店的店主是一位朴素的本地女子，她见我对着围墙发呆，便笑嘻嘻地说：“这种树很珍贵，所以要保护呀。”说完，她便又转过身去热情地和其他顾客说着裁缝缝制衣服的事情。此刻，阳光从密密匝匝的叶子之间漏出，亮晶晶的，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新绿，煞是好看。

算起来，我在歙县生活近30年了。在我眼里，这座城是一幅清丽脱俗的水墨画卷，也是一幅青绿山水的生态图景。练江是新安江的上游，伴随着歙县走过几千年的历史。当地政府秉承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践行生态保护机制，如今的练江一片沙鸥翔集、锦鳞游泳的胜景，一群群白鹭翩翩而来。昔日的菜农、渔民，变成了民宿餐馆的经营者、外地游客的向导，还有的成为非遗传承人。他们在墨庄里打揉出的徽墨落纸如漆，他们在百工坊里雕刻出来的歙砚细腻光滑，他们在博物馆门口展出的剪纸秀逸风雅……他们鲜活的脸庞上洋溢着喜悦、流露着幸福。

江南烟云又把这座城裹进了绿色和白雾中，一切是那么盈润，是那么生机盎然。久居此城，我见证着它的一次次变迁，如同化茧成蝶，翩翩起惊，惊艳世人。

算起来，我在歙县生活近30年了。在我眼里，这座城是一幅清丽脱俗的水墨画卷，也是一幅青绿山水的生态图景。练江是新安江的上游，伴随着歙县走过几千年的历史。当地政府秉承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践行生态保护机制，如今的练江一片沙鸥翔集、锦鳞游泳的胜景，一群群白鹭翩翩而来。昔日的菜农、渔民，变成了民宿餐馆的经营者、外地游客的向导，还有的成为非遗传承人。他们在墨庄里打揉出的徽墨落纸如漆，他们在百工坊里雕刻出来的歙砚细腻光滑，他们在博物馆门口展出的剪纸秀逸风雅……他们鲜活的脸庞上洋溢着喜悦、流露着幸福。

江南烟云又把这座城裹进了绿色和白雾中，一切是那么盈润，是那么生机盎然。久居此城，我见证着它的一次次变迁，如同化茧成蝶，翩翩起惊，惊艳世人。



遇见“兰心”

苏沧柔

国外同一所大学。此刻，同样穿着一件白色T恤衫、一条黑色休闲裤，同样短短的寸头、健硕的身材，同样清亮的眼神、谦和的语调，同样喜欢打篮球和旅游，像两匹年轻的白色骏马。

他们一定记得五年前那个平常的夜晚。留学回来后，他们各自回到了家族企业工作，一个做制造业，一个做文旅，但两人同样都时时感觉有一股去闯闯的激情。那天夜里，一个电话将两股年轻的力量链接在一起，火花迸溅，一拍即合。

文旅中，什么是最大的痛点？什么是公众需求最紧迫的？什么是别人不愿意做或者一直很难做好又符合社会意义的？

公厕。两个年轻人一瞬间便锁定了这个人们避之不及又无法避开的词。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就是一个突破点。公共厕所这个领域体量非常大，但设计、建造、景观绿化、物业管养等等各管各，没有形成一个系统。似乎少有这样的团队，能把设计、建设、运营、保洁做成一体化，在公厕这个领域做成一个品牌、一种文化。

我们做！重新定义公共厕所，在如厕这一件小事上做到极致，让每一个人无差别地感受更舒适的如厕体验。

于是，这个“天大的小事”，从此进入了两个年轻人的生命里。

无数个白天黑夜的煎熬之后，他们终于走过了最难的第一步。兰心公厕终于从构想到落地，苏堤的锁澜桥与望山桥之间，第一个兰心公厕正式亮相——白墙黛瓦，修竹婆娑，外墙水波状的粗糙纹理，仿佛西湖的波光潋滟，走进自东向西对着西湖完全敞开，朝向太阳东升，暮送太阳西落。

人们会接受吗？会喜欢吗？如果有人留意，会发现那几天有两个很奇怪的“游客”，不停地在苏堤兰心公厕进进出出，神情紧张，东张西望。每个和泽山偷偷充当体验员，注意观察着每一个游客出来后的表情，有时也会鼓起勇气上前询问。

作为创意生态公厕，兰心公厕“融属于景”的创意可见可感，而它的科技感和生态意识尤其值得细说：独立研发的“公厕大脑”自动调节光照、水电等能耗，过滤器可去除99.9%的细菌，零触感水龙头让洗手干手一步到位……在新材料应用方面，外墙水波状的粗糙纹理，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叫光触媒涂层墙面板的新型材料，可以有效吸收并分解厕所内排出的臭气。这种板材有污物粘在上面时，只要有阳光照射，污物就会自动分解，非常便于打理。

与兰心公厕配套的还有兰心小店，配备了满足游客多种需求的自动售卖机，提供矿泉水、冷热饮、方便食品以及与西湖景区相关的文创产品等。游客如厕，再也不是来也匆匆、去也匆匆，脚步和心灵忽然间会不自觉地慢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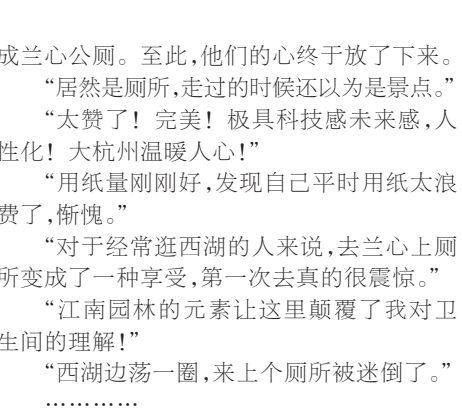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个放松愉悦的表情，惊艳到想不出形容词的赞美，让韶华和泽山松了一口气。而游客提的每一条有价值的建议，他们都一一记下、一一整改。西湖管委会每年两次接听电话听取杭州市民对西湖的建议，好多市民专门打电话给管委会表示对兰心公厕的认可，甚至希望西湖景区里的公厕全部做



①



②



③

成兰心公厕。至此，他们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
“居然是厕所，走过的时候还以为是景点。”

“太赞了！完美！极具科技感未来感，人性化！大杭州温暖人心！”

“用纸量刚刚好，发现自己平时用纸太浪费了，惭愧。”

“对于经常逛西湖的人来说，去兰心上厕所变成了一种享受，第一次去真的很震惊。”

“江南园林的元素让这里颠覆了我对卫生间的理解！”

“西湖边荡一圈，来上个厕所被迷倒了。”

……

这些来自出纸机扫码评价、公众号评论、相关网站的评价，他们会一条条读，一次次热泪盈眶。

西湖边的兰心公厕成了网红点。杭州宋城旅游景区找上门来了，诸暨、桐庐等地也来找他们了，5年来，几十个兰心公厕在浙江大地上渐次开花，不一样的模式，一样的高品质。他们让越来越多的人刷新了对公厕的不良印象，人们的肯定也回馈给他们更大的信心。

三

从杭州转塘艺创小院的第一栋白色小楼二楼平台望出去，有4棵叫不出名字的大树，蓬蓬勃勃，结满了果子。韶华、泽山轻轻推开玻璃门走进他们的大本营时，十几个小伙伴都安静地坐着，各忙各的，没有人起身打招呼，没有人在闲聊或玩手机，他们中大多是95后，也有00后。小楼里没有他俩单独的办公室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他们喜欢围坐在大树旁开会，讨论，也争论。大树轻轻摇曳，仿佛向他们输送着永不枯竭的灵感。韶华说，这些树到了冬天叶子都会掉光，春天一来，一个星期就全绿了。

又闻河边捣衣声

高书华

乒乒的捣衣声，在很远处就能听到。浣洗过的衣服在河边的卵石滩上晾晒出一片斑斓。

后来我参加工作，单位就在离东河不远处。上下班我骑着自行车顺河堤沿岸而行，伴随我的，一直是清流淌的河水和阵阵不绝于耳的捣衣声。

然而，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清清的河水和不绝于耳的捣衣声消失了。河水渐渐变得污浊，来河边洗衣服的人也愈来愈少……据说，河水的上游建了一家皮革厂，排放的污水让本可以饮用的河水变得连衣服都不能洗，当然，也剥夺了孩子们戏水的乐趣。

再后来，我去了外地工作。虽说节假日时也常回故乡，可少有心情去河边转转。印象中东河那浑浊的样子早已深入脑海。一提起河水，自然就没了兴致。

前年，在故乡生活的老岳母突然病倒在床，我和妻子回乡护理老人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会抽空到户外散散步，这才有了与东河重新亲近的机会。

让我惊讶的是，东河已经大大变了模样。原来低矮的土坝被高高的石坝所取代。过去每到汛期，暴涨的河水很容易对土坝造成威胁，甚至局部会有水漫进城区。如今这坚固的石坝足有四五米高，任河水怎样暴涨泛滥也不会有水患之忧。坝上已修筑成平坦的人行道，长长的绿化带草木葱郁、青果缀枝。再看河水，经过治理，正一步步变回先前的清澈。站在坝上，扶栏眺望，偶尔可见鱼儿在水中自在游弋，这让人顿生惊喜。

更让人惊喜的是，有一天，我散步刚刚走到一处桥附近，老远就听见河边传来乒乒乓



一

此时，江南的芒种时节，杭州西湖孤山路上的平湖秋月荷花初放，我和两位1990年出生的年轻人赵韶华、江泽山相约在此见面，是因为一件“天大的小事”。

一座古朴雅致的两层中式庭院掩映在一片绿影中，既有宋代古韵的历史感，又有现代玻璃建筑的通透感。穿过一条弯曲的小径走过去，迎面是一棵翠绿的罗汉松和一道圆形拱门……沿着庭院右边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，是一个独辟一处的憩息之所：露天的空中花园里，坐落着一个极简工业风路线的饮品空间，一整面玻璃墙将平湖秋月的波光绿影折射入室内，通透的空间里，一束束光在简洁的白桌和金属座椅上跳跃，咖啡袅袅的热气和香味在一束束光里如梦如幻。

店主老余迎向我和韶华、泽山，笑着说，世界顶级的猫屎咖啡馆和兰心公厕，绝配吧？

我们不禁莞尔。刚才，沿着庭院右边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之前，我已经拥有了刷新认知的惊艳体验——一楼的中式庭院，竟然是一个解决“天大的小事”的地方——兰心公厕——一个为游客提供洁净舒适如厕体验和补给、休憩、导览、文化展示的综合服务驿站。没有异味，没有噪音，有绿影婆娑、清脆鸟鸣、淡淡香气，有善解人意的立体椭圆形立镜，LED显示屏上有厕所人流量、厕位使用情况、PM2.5数值以及空气中的湿度、硫、氮含量等实时数据。手纸箱是感应的，一体化的水龙头洗手和烘干功能也是感应的，保洁员仿佛也是感应的，我一出来，她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风一般进去打扫扫起来。

视镜里的自己，像站在一幅画里，又像站在自己的卫生间里，整洁、放松、舒适。久远记忆中的厕所，是午夜时分摸黑寻找的痰盂，是笨重的木粪桶，是田野里让人害怕的茅厕，是旅途中无从下脚的旱厕……厕所，自诞生之日起，就关乎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生活、福祉和尊严，并经历了无数次的革命，和人类文明如影随形。

彼时，我一点儿都不急着离开。慢悠悠走出来，看见一些游客正在兰心公厕的便利店里买饮料和小吃，几个年轻人坐在罗汉松旁说笑着自拍。我想，他们一定和我一样，被这个兼具美感和艺术性的地方彻底刷新了以往对公共厕所的认知，解锁了另类新体验。

此刻，服务员微笑着端上手做的厚椰咖啡，一股浓郁的醇香无声地弥漫开来，我抬起头看向眼前这两个“异想天开”的年轻人——兰心公厕的创始人赵韶华、江泽山。

二

从咖啡馆望出去，望不到西湖，但能望到芒种时节满眼葱茏的绿意，绿意间掩映着几个白色雕塑，其中有一匹白马。

韶华和泽山同属马，同是宁波人，毕业于